

鲁迅

闫宁 著

民俗学视域下的 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鲁迅

闫宁 著

民俗学视域下的 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闫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080 - 3

I. ①民… II. ①闫… III. ①鲁迅(1881 - 1936)—思想评论
IV. ①I210. 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05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26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序

闫宁的著作《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就要出版了，她与我联系说，希望我能够抽时间为这部论著写篇序言。我也借此机会，重新认真阅读了这部凝聚着我们师生共同心血的学术著作，进而进一步思考著作中提出的若干颇有新意的的问题，并形成一些新的体会和收获。

闫宁的这部著作是在她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她的博士论文试图以民俗学理论为基础努力构建一个较为广阔多维的视域广场，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取向之间的关系予以认真、系统的考察。作者试图突破种种已有观念束缚，努力改变以往研究对民俗文化或褒或贬的简单化研究思维，注重挖掘鲁迅的复杂文化身份，指出鲁迅既是一个同情民众的封建文化叛逆者，也是一个对民间和世俗生活具有浓郁知识情趣的文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思想启蒙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切使他在关注民俗文化时具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在对民俗文化进行具体分析时能够采取较为辩证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努力超越这一课题以往存在的鲁迅一己个人研究的局限，将民俗文化和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与启蒙思潮、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等连接起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进行整体审视和研究，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努力发掘出民俗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建设中富有启示意义的精神资源，这些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另外，论著



还着眼现实,立足当代,试图较为密切地联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语境,努力推动鲁迅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平民化,将鲁迅的珍贵思想作为中国文化转型和国民精神塑造的重要资源,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再次阅读论著,读着那些熟悉的文字和论述,我不禁回想起作者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岁月,想起我们共同的学术兴趣和追求,想起课堂内外对诸多问题的共同探讨,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博士阶段的学习对一位年轻学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鲁迅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显学,对鲁迅本人及其文学世界的研究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维。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一种重要变化,那就是以“活的鲁迅”“人间鲁迅”为标志的新思路、新方法的出现和强化,为鲁迅研究的回归、提升和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打开了重要的出口。鲁迅研究逐渐摆脱“说者被说”的盲目状态,注重在“说者自说”“同时代人说”和客观史料收集中展现“人间鲁迅”“学术鲁迅”“士大夫鲁迅”“大众鲁迅”等多面立体化的鲁迅。但长期的思维惯性和心理定式使鲁迅研究领域依然普遍存在两种姿态:仰视和俯视。两种姿态的研究者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在研究的原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将鲁迅看作类的符号而非独立的人。这种研究者和对象间不平等的研究心理,往往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主观遮蔽性,包括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鲁迅是谁?”这是任何鲁迅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本源性问题。大多数研究者往往从政治、文化、符号等层面高屋建瓴地去解读鲁迅,却忽略了他最本质的属性首先是人。一切研究都应该在这个平等的命题中展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鲁迅之间需要的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穿越历史和精神对话。

在闫宁的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贵的尝试和探寻,即以“平视”的角度与鲁迅本人及其文学世界对话,从具象、感性的民俗事项入手,走入鲁迅文学世界,并试图努力走近鲁迅本人。著作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俗事项的趣味探讨中串联起鲁迅个人的一生：出生、求学、结婚、恋爱、亲情、书写，在大量资料的编排组合中展现鲁迅对文化改革、妇女解放、理想人格建构等方面的思考和卓见。著作中某些章节这种试图对话、沟通的真诚尤为明显，比如在第四章中以女性独有的兴趣点串联解读鲁迅独特的情爱心理和鲁迅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显现了研究者主体有节制地介入，试图与历史鲁迅及其构建的文学世界对话，但又不惊扰历史的客观性和研究对象的自主性。整个研究过程问题由趣味而起，逻辑推理却以资料充实连缀，结论别有风趣而不失理性。作者有意识的对话努力，使这部著作展现了一个有趣而又有点蛮性的人间鲁迅形象，“横眉冷对千夫指”固然有，而更多是“怜子如何不丈夫”的个人情怀。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鲁迅是谁”这一重要课题上，闫宁的尝试肯定不会是最准确、最大众化的定义，甚至也不是众多画像中最深刻的鲁迅，但确实是一个温暖而鲜活的鲁迅，一个有意思、有境界并且特色鲜明的鲁迅。她以对话人的视角向我们展示的鲁迅，既有孩童的天真，又有老者的睿智，有趣而可爱。这种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努力过渡的鲁迅研究思路，拓展了研究者的私人视角和研究对象私人形象的丰富内涵，为鲁迅研究的学术生态化发展进行了一种有益的探索，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统观鲁迅的一生及其创作，我们发现，民俗文化几乎贯穿了他生命和文化生涯的始终。民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鲁迅文化品格和知识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要研究鲁迅，就不能避开对鲁迅与民俗文化这一问题的审视和思考，而且这种审视和思考还不能仅仅局限于鲁迅的历史时空下，更应该延伸到当下的历史空间里。除了寻求在平等的私人对话中探讨鲁迅、还原鲁迅，闫宁的著作还努力关注当下鲁迅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通过对绍兴鲁迅文化产业发展的梳理将鲁迅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文化开



发和名人资源利用等文化热点结合起来。一方面从全球化语境下发展国家软实力的角度出发，总结在建设新文化之时，鲁迅对民俗文化分辨、批判和承继基础上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启示；另一方面，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产业开发的鲁迅文化传播全面透视，指出当前鲁迅学术研究的“过度阐释”“无处阐释”的发展瓶颈和鲁迅文化产业的“过度开发”问题，并试图探求某种解决的途径和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敢于探讨新问题，关注文化热点，并将鲁迅研究的视域延伸到当下，勇气可嘉。但因为本课题涉及的是新问题、新视角，作者的理论支撑和投入尚显薄弱，研究可供借鉴的已有成果较少，在文献和资料收集上也存在一定难度，这就造成了论著的种种局限和不足。另外，在“鲁迅与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启示”研究上，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浅尝辄止，深入探讨远远不够。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以上种种不足是缺点，是遗憾，也是一种富有意味的挑战和新的希望。在与闫宁的交往和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到她是一位努力、热情和真诚的学生，具有坚定的学术目标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这部著作是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希望她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扎实坚定地走下去，并对她的学术未来充满了深深的期待。

郑 春

2016年8月15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当下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	1
第二节 鲁迅的文学世界与民间文化理念	3
第三节 新视野中研究思路的开拓	8
第一章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和鲁迅的民俗观	14
第一节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	14
第二节 鲁迅民俗观对中国古民俗观的继承	34
第三节 鲁迅的现代语言观和改革	50
第二章 鲁迅与民俗文化的渊源	63
第一节 民俗文化洗礼下的人格成长	64
第二节 从民俗文化的接收者到民俗文化的守护者	77
第三章 民俗文化符号：解读鲁迅的密码	86
第一节 鬼文化意象	87



第二节 宗谱文化意象	108
第三节 水文化意象	130
第四章 民俗文化视域下的女性	150
第一节 乡村寡妇——建构于女性语态之上的文化之镜 ...	150
第二节 被匿名的身体——男权话语下的女性生存	167
第三节 《阿金》——上海都市语境下民俗文化的再审视 ...	182
第五章 神话：民族文化新生的伟力	193
第一节 鲁迅的神话观	193
第二节 《补天》——图腾崇拜照射下的理想世界	204
第三节 《理水》：乡土资源中理想人格的建构	220
结 语 鲁迅与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启示	234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61

绪 论

第一节 当下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是由文化鲁迅、传统文化和鲁迅文学世界三大要素支架起的学术探究空间。鲁迅一方面是从传统旧文化阵营中走出的文化乡愁者，另一方面是新文化阵地的开拓者。这种复杂的身份决定文化鲁迅和鲁迅文学世界的学术内理具有多向度的生发性。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跨越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各种原始文化基因在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的诱发下产生分层，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金字塔”式的外在结构形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① 构成要素的繁复性，决定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一课题所衍生的学术空间，不可能在某一视角或某一层面显现全部的学理意义，选择怎样的角度才能对其达到高屋建瓴的整体把握，是值

^①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页。



得我们探讨的问题。纵观鲁学研究现状，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有两个：比较文化学和知识分子心理学。

比较文化学的视角，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物，在西方/东方、文明/愚昧、开明/保守的二元价值追寻中，注重对鲁迅文学世界中所显现的乡土中国保守性、落后性的学理性批判。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落入乡土中国这一假想的公共启蒙空间中，鲁迅以现代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理性、冷峻地击破凝郁于传统文化内理的“毒瘤”，并以现代社会指路者的身份，耗其一生，为这一文化空间源源不断地输送正义和真理。在鲁迅研究史和接受史上，这是一种经典的思维模式，暗合大众对鲁迅文学世界的期待视野：鲁迅的形象被凸显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启蒙形象。启蒙是鲁迅处理自身所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时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如果研究者过于注重于此，就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和建构的能力，形成一种隐含的倾向：鲁迅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是单向度的，隐没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资源对文化鲁迅的源流意义。

知识分子心理学的视角，以鲁迅主体的人格世界为研究主场地，在历史情境的复原和再现中，探寻鲁迅文学创作的潜在文化基因和深层心理动机。鲁迅不再作为一个被研究者的当下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化图标，在隔时空的文本分析与陈述中标示出来，他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一个有意味的问题被鲁迅研究界所关注。鲁迅本人存身的当下历史情境成为探究鲁迅独特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重要文化背景，鲁迅研究界的众多研究者禁不住对这段历史深情地回望、反复地审视，想象出身于中国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历史人物鲁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实现了怎样的交锋，才会成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这样一个鲁迅文学世界。在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透视上，知识分子心理学的视角将研究的焦点调向创作者深层的文化心理，追溯 20 世纪初新旧文化阵营激烈对抗、中西文化观念大



碰撞的时代，发生于鲁迅身上精神文化理念的艰难抉择和价值裂变。这种“由文到人”转向“由人到文”的研究思路是现代入学观念穿透概念的樊篱，引导当下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的实证结果，这种学理逻辑思路在精神底色上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对人学思考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透过鲁迅心理所建构的文化镜像，研究者致力于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风雨如晦”的时代潮流中面对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独特创新。由于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中“士”阶层的身份标属，决定了一定意义上知识分子文化就等同于上层精英文化。透过知识分子心理视点考察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不免带有层面单一、范围狭隘、偏重局部的硬伤。

那么在审视鲁迅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有没有一种方法既有批判国民性的现代启蒙精神又去其独断性，既有心理探寻的细腻坚实而又去其狭小性。在此意义上，民俗文化学视角似乎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尝试。

第二节 鲁迅的文学世界与民间文化理念

民俗，即民俗文化，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民间存在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和风尚事物。其中，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等物化形式，以及主体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的生活方式，如民居形式、服饰传统和农耕方式等。社会组织，即通过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各种民间组织，如氏族、家属、宗族村落、乡镇、市镇等组织。意识形态，涉及民间宗教、伦理、文学和艺术等，是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民俗部分。此



外,口头语言是人际关系的媒介,是许多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民俗传承。^①在此定义上,论文中的民俗文化范畴基本等同于民间文化。民俗作为民间的文化形态诞生于原始文化形成之初,随着原始文化成长、分化的历史,它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础而沉淀于民间。作为一种非官方、非统治阶级的文化形态,它一直以潜隐的形式存在于中国文化史的角落,基本处于自生自灭、无所为而为的无名状态。直至清末民初,社会改革派在西方现代社会模式的参照下,意识到民众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从了解民众、开启民智的立场,他们发现了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的民间文化。从此,民间文化浮出历史地表,在20世纪的政治、文化广场上引发智识阶层对社会建构、文化建设、国民改造的深思。

鲁迅的民俗理念与其对国民性思考和建构现代社会的文化行为相伴而生。1908年,鲁迅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并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理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②。这篇最初的文化声明被鲁学研究者反复引述,共同论证鲁迅的新文化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骨肉亲缘。鲁迅在从文之前是学医的,正因如此,医学的思维经常隐现在他的文学话语中。在医学概念中,血液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精气之所在。鲁迅在构想新的文化体系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喻为这新生体的血脉,可见其并非一些学者所指责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余英时先生就曾以鲁迅所凭借的“魏晋文章”中的逆端思想传统为例,认为五四时期“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③。在概念范畴上,这里所指的“正统文化”和钟敬文先生从

① 参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②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③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传统文化划出的上层文化——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相统一。“非正统”文化必然指向与统治意识相反的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李欧梵认为：“鲁迅的‘反传统’的倾向与他对通俗故事、寓言、民间宗教仪式、神话社戏等‘小传统’的爱好密切相关。”^①虽然两位学者只是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触及了鲁迅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但已经简要地概括出鲁迅与传统文化“有声的批判，无声的继承”双向互流关系，点出民俗文化对鲁迅精神世界和文化行为的深远影响。作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元老级的学者钟敬文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顾五四时期民俗学兴起时，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全盘否定”那么简单，“当时民俗文化学的从事者，并没有集体表示对创造新文化的意见。但是，在他们这方面的作业里，大体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重视民族传统中的中、下层文化，调查它、探索它，乃至表彰它”^②。

民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鲁迅在其学术著作和小品文中都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小说产生、发展历史的一本学术著作。在这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著作中，鲁迅异常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本身所固有的民间特性，“民间”一词在这部著作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而在《门外文谈》中，鲁迅将新文化建设中“固有之血脉”明确地指向民间文学，他不仅揭示了文学起源于民众劳动，并指出历史上不少文人的创作曾受哺于民间文学，“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后来才被“文人取为己有”。并援史以深入论证民间乃是新文学诞生的文化母体，每当“旧文学衰颓时”也只有再摄取民间文学的血液作为养料获得生机，才能

① 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②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0页。



“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①。

在小说创作中，面对民间文化的多元价值取向和审美形态，作为“现代乡土文学之父”的鲁迅，没有像文坛的其他乡土作者一样，以单一视角渲染某一点而忽略其余。他认识到这种生存于民间的文化体系是发达而牢固的，其精神结构也是多维复合的，其原生态的文化模式不可能直接拿来作为新文学建设之基，必须深入民间文化机体的内理，拨除其顽强的痼疾，“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②。鲁迅一生所创作的小说几乎都发生在作为故乡文学缩影的村镇，通过对生活在村镇里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状态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奴性和愚昧，而民间文化中所展现出的朴素的审美风格、纯朴的民性和坚韧的生命力又让鲁迅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希望。侨居都市的鲁迅怀着既批判又欣赏，既痛恨又眷恋，既否定又认同的乡土情愫创作了一系列的乡土短篇小说，既期望新文化从改革过了的民间文化中破茧而出，又在故乡生活的追忆中寄予一份游子情怀。

几十年后，陈思和正式将“民间”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他也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文学史的角度，以学者严谨的语言完成了对民间文化特征的概括：

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世界社会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虽然在政治话语面前民间只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接纳、并体现出权力意志。二、自由自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②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①

这与鲁迅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对民间文学的文化取向和审美判断不谋而合。20 世纪之初，新文化创始者鲁迅将审视的眼光投向中国民间，以小说为手段创造出乡土中国的文化意象；20 世纪之末，新时代的学者陈思和同样将文化思考的向标指向中国民间，以概念的形式开掘出中国文化的深层学术空间。两代学者，共同选择，足可以证明，在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化的繁衍更新中，民间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基础地位由于其独特的民族性和坚强的生命力被文化工作者所共同关注，并在历史的衍变中逐渐丰满为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民间。

鲁迅和陈思和是相隔近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虽然对民间文化的特征达成一定思想上的默契，但两者对民间这一文化空间的审视立场和文化认同各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色彩。20 世纪 90 年代，“民间”是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学术概念身份出场，是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对 21 世纪以来特有的政治权利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强行渗透的反拨。从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民俗学”到 90 年代陈思和提出“民间”，其间概念的变化已经显现出民间文化作为自觉的审美形态，具有独立而成熟的学科意识，要求知识分子在处理与它之间的关系时不再是创造性的，而是发现性的。在此意义上，陈思和

^①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7—208 页。